

韓昌黎詩集卷下

下



卷七

東都遇春^(一)

少年氣眞狂^(二)，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三)。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四)。飲噉惟所便^(五)，文章倚豪橫^(六)。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舊游喜乖張，新輩足嘲評^(七)。心腸一變化^(八)，羞見時節盛。得閒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疑避仇，默臥如當瞑^(九)。朝曦入牖來^(一〇)，鳥喚昏不醒^(一一)。爲生鄙計算，鹽米告屢罄^(一二)，坐疲都忘記，冠側懶復正^(一三)。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穽^(一四)。乖慵遭傲僻^(一五)，漸染生弊性^(一六)。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聘^(一七)。有船魏王池^(一八)，往往縱孤泳^(一九)。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二〇)。岸樹共紛披，渚牙相緯經^(二一)。懷歸苦不果，卽事取幽迸^(二二)。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併^(二三)。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二四)。羣公一何賢，上戴天子聖^(二五)。謀謨收禹績^(二六)，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二七)。在庭百執事^(二八)，奉職各祇敬^(二九)。我獨胡爲哉^(三〇)？坐與億兆慶^(三一)。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三二)，負愧終究竟。

〔二〕元和五年庚寅。〔魏本引韓醇曰〕元和五年春作。〔王元啓曰〕篇中有「幸蒙東都官，獲離機

與竇」之語，似是初赴東都時作。其曰遇春，蓋三年之春。〔補釋〕王說非是。此詩篇末有云：

「謀謨收禹績，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動，稽逋有軍令。」蓋謂元和四年冬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朝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以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諸鎮遷延不進，師久無功，故詩語云然，自是五年春作。若在三年春，則時方無事，西蜀劉闢之亂，早於元年初討平，詩語將無所指矣。「獲離機竇」句，乃追敘之筆，無庸泥斂爲初赴東都時作也。東都，見卷一贈河陽李大夫注。

〔三〕〔舉正〕閣本、范、謝校作「直狂」。〔考異〕「真」，方作「直」。

〔三〕〔舉正〕杭、蜀同作「靚」。郭璞曰：「靚，粉白黛黑也。」選曲水序有「靚裝藻野，袂服縵川」，上

下語皆用此也。〔考異〕「靚」，或作「靚」。祝本、魏本作「靚」。廖本、王本作「靚」。〔補釋〕

靚，粧刻飾，上林賦語。

〔四〕〔朱彝尊曰〕雖亦生割，然玩之有味，不爲生硬。

〔五〕〔考異〕「噉」，或作「噉」。廣韻：「噉，噉食。」

〔六〕〔何焯曰〕昔之遇春若彼。

〔七〕〔祝允注〕評，音病，評量。廣韻：「平言也。」

〔八〕〔舉正〕「腸」，閣作「腹」。

〔九〕魏本、王本作「冥」。祝本、廖本作「冥」，誤。

〔一〇〕顧嗣立注：「杜子美詩：『朝光入戶牖。』」

〔一一〕祝本、廖本、王本作「烏」。魏本作「烏」。

〔一二〕〔舉正〕校本一作「屢告罄」。〔補釋〕詩毛傳：「罄，盡也。」

〔一三〕〔何焯〕曰：「今之遇春若此。」

〔一四〕〔魏本〕引樊汝霖曰：「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掾入爲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譖公，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公所以有「獲離機穽」之語。〔補釋〕後漢書

文苑趙壹傳：「機穽在下。」

〔一五〕〔方世舉〕注：「記樂記：『齊音敖辟喬志。』」

〔一六〕祝本、魏本、廖本作「弊」。王本作「避」，誤。〔補釋〕楚辭七諫：「日漸染而不知兮。」馮衍顯志

賦：「知漸染之易性兮。」

〔一七〕〔方世舉〕注：「詩采薇：『靡使歸聘。』」〔朱彝尊〕曰：「東都」數語，頗拙滯。

〔一八〕〔魏本〕引洪興祖曰：「河南志云：『洛水經尚善，旌蓋二坊之北，南溢爲池，深處至數頃，水鳥洋泳，荷芰翻覆，爲都城之勝。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方成珪〕箋正：「洪注：『蓋』當作

「善」。

〔一九〕〔舉正〕「縱」，蜀本作「從」，謝校同。〔考異〕「縱」，方作「從」，或作「泛」。

〔考異〕「此」，或作「比」。綠淨，見卷三題合江亭注。

〔方世舉注〕杜甫詩：「渚蒲牙白水荇青。」釋名：「布列衆縷爲經，以緯橫成之。」〔何焯曰〕略點

春景。

〔考異〕「取」，或作「最」。〔補釋〕禮記大學陸德明釋文：「皇云：『進，猶屏也。』」

〔舉正〕唐本、蔡、謝校作「已」。〔考異〕「已」，或作「以」。祝本、魏本作「以」。廖本、王本

作「已」。

〔舉正〕杭、蜀同作「落落」。陸機歎逝賦：「親落落而日希。」曾本作「落魄」，恐非。〔魏本引孫

汝聽曰〕論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爲魯上卿，孟氏下卿。〔朱彝尊曰〕此段卻寫得有姿態，且轉折亦多。

〔何焯曰〕推開。

〔考異〕「績」，或作「蹟」。祝本、廖本、王本作「績」，魏本作「跡」。〔補釋〕僞古文尙書大禹謨

傳：「謨，謀也。」〔方世舉注〕左傳：「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何焯義門讀書記〕商頌：「天命多辟，設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公詩用此爾。鄭箋謂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考異〕「事見題注」。〔方世舉注〕廣雅釋詁：「通，遲也。」〔朱彝尊曰〕以下涉粗硬。

〔方世舉注〕書盤庚：「百執事之人。」

〔五〕〔方世舉注〕書臯陶謨：「日嚴祇敬六德。」

〔六〕祝本、廖本、王本作「胡」。魏本作「何」。

〔七〕〔補釋〕僞古文尚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

〔八〕友生，見卷五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注。

〔集說〕

朱彝尊曰：興致頗豪，但覺未渾然耳。

感春五首（二）

辛夷高花最先開〔三〕，青天露坐始此迴〔四〕。已呼孺人憂鳴瑟〔五〕，更遣稚子傳清盃〔六〕。選壯軍興不爲用〔七〕，坐狂朝論無由陪〔八〕。如今到死得閒處〔九〕，還有詩賦歌康哉〔十〕！

〔一〕〔魏本引韓醇曰〕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王元啓曰〕公以元和五年由都官郎拜河南令，是

詩未爲河南令作，觀元稹乞花詩祇稱韓員外家可知。

〔二〕〔考異〕「高花」，或作「花高」。〔舉正〕唐本、謝校作「高花」。以末章「辛夷花房忽全開」言之，

則高花爲是。何遜詩有「巖樹落高花」，曾子宣詩亦有「辛夷吐高花，衛公會手植」，前葢皆見舊

本也。祝本、魏本作「花高」。廖本、王本作「高花」。〔魏本引洪興祖曰〕辛夷高數丈，江南地

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胡仔曰〕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樹高，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三〕〔蔣抱玄注〕後漢書周舉傳：「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方世舉注〕漢古八變歌：「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迴。」

〔四〕〔魏本引孫汝聽曰〕禮記：「大夫妻子曰孺人。」又書：「憂擊鳴球。」〔補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憂，馬云：櫟也。」〔方世舉注〕江淹四時賦：「軫琴情動，憂瑟涕落。」

〔五〕祝本、廖本、王本作「清」。魏本作「青」，誤。〔魏本引韓醇曰〕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杜詩：「傳盃不放盃。」〔何焯曰〕寫出閒景興。

〔六〕〔方成珪箋正〕憲宗元和四年，成德王承宗反，五年春尙未平，詩意指此。

〔七〕〔魏本引樊汝霖曰〕公年踰強仕，投閒分司，故有此言。〔補釋〕王勃平臺祕略論：「用公直而掌朝論。」

〔八〕〔王元啓曰〕此句兼承上二句言之。

〔九〕〔魏本引孫汝聽曰〕書：「臯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集說〕

程學恂曰：前半妙，寫得極樂，正坐實閒字。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二〕。宮門一鎖不復啓〔三〕，雖有九陌無塵埃〔四〕。策馬上橋朝日出〔四〕，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闕莫與和〔五〕，寸恨至短誰能裁〔六〕？

〔一〕〔汪琬曰〕起飄忽。

〔二〕〔魏本引韓醇曰〕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若有感云。〔顧嗣立注〕杜

子美詩：「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方世舉注〕新唐書地理志：東都，隋置。貞觀

六年，號洛陽宮。皇城象南宮垣，名曰太微城。宮城在皇城北，曰紫微城，武后號太初宮。上陽

宮在禁苑之東，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聽政。自天寶以後，不幸東都。白香山、杜牧之、李

義山皆有詩言其冷落。

〔三〕〔魏本引孫汝聽曰〕九陌，九遠也。宮門不啓，故九陌無往來之塵埃也。〔方世舉注〕按三輔黃

圖，長安八街九陌，想東都亦仿其制也。

〔四〕〔魏本引孫汝聽曰〕洛陽有天津橋。

〔五〕〔補釋〕呂氏春秋：「投足以歌八闕。」高誘注：「闕，終。」

〔六〕〔朱彝尊曰〕結苦澹泊作對，亦小有致。

【集說】

張鴻曰：故宮禾黍之哀也。

程學恂曰：總是投閒置散之感。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二）？放車載草農事濟（三）。戰馬苦飢誰念哉（三）？

蔡州納節舊將死（四），起居諫議聯翩來（五）。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餅與疊（六）。

（二）見東都遇春題注。

（三）〔舉正〕閣本、蜀、謝枝作「車」。〔考異〕「車」，或作「軍」，非是。祝本、魏本作「軍」。廖本、王

本作「車」。〔方世舉注〕新唐書房式傳：「式遷陝隴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

車四十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微之亦言賊未擒而河南民先困。

詔可，都鄙安之。公詩蓋指此事。

（三）〔方世舉注〕念農事之濟，而復念戰卒之飢。〔蔣抱玄注〕詩意似譏憲宗懈于用兵也。

（四）〔方世舉注〕舊唐書吳少誠傳：「少誠，幽州人。朝廷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貞元十五年，擅出

兵圍許州，下詔削奪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王師累挫。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遂下詔洗

雪，復其官爵。元和四年十一月卒。」

（五）〔陳景雲曰〕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魏本

引孫汝聽曰〕孟簡、孔戣皆爲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

（六）〔魏本引孫汝聽曰〕詩：「餅之罄矣，惟疊之恥。」餅小而疊大，公以自喻也。〔王元啓曰〕餅必有

資於疊，餅罄則疊恥之。公意望當路諸公傾疊以濟餅也。孫注泛云公以自喻，語猶未析。

【集說】

程學恂韓詩臆說曰：蔡州之功，裴晉公主之，而佐其謀者，公也。此詩已爲平蔡張本。

前隨杜尹拜表迴〔二〕，笑言溢口何歡哈〔三〕。孔丞別我適臨汝〔三〕，風骨峭峻遺塵埃〔四〕。

音容不接祇隔夜〔五〕，凶詎詎可相尋來〔六〕。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七〕！

〔二〕〔朱翌曰〕杜尹，兼也。兼尹河南，退之爲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銜其前。

〔方世舉注〕舊唐書杜兼傳：「兼，京兆人。元和初，拜河南尹。」

〔三〕〔顧嗣立注〕楚辭九章：「又衆兆之所哈。」王逸曰：「哈，笑也。」楚人謂相嘲笑曰哈。

〔四〕〔魏懷忠注〕孔丞，謂孔戡也。〔補釋〕新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本伊州襄城郡。」

〔五〕〔舉正〕范、謝校同作「峭峻」。字見馮衍顯志賦。〔考異〕「峭峻」，或作「峭峭」。祝本、魏本作

「峭峭」。廖本、王本作「峭峻」。

〔六〕〔蔣抱玄注〕謝靈運詩：「歡愛隔音容。」

〔七〕〔洪興祖韓子年譜〕杜兼爲河南尹，四年十一月暴薨。孔戡爲衛尉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

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見二人墓誌。〔蔣抱玄注〕相尋，猶言相繼也。梁書劉

孝綽傳：「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補釋〕左傳杜預注：「尋，重也。」

〔七〕〔朱彝尊曰〕結太俚。

【集說】

程學恂曰：傷人命之不可常，因感時事之不可失。若第作哀孔詩，則不必任感春中。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二)。清晨輝輝燭燭日，薄暮耿耿和煙埃^(三)。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頽。迎繁送謝別有意^(三)，誰肯留念少環迴^(四)？

〔二〕〔舉正〕蜀本作「頻頻來」。〔考異〕「須頻」，或作「頻頻」，非是。〔何焯義門讀書記〕將衰正

盛，名理，亦筆語俱妙。

〔三〕〔何焯曰〕警句。

〔三〕〔程學恂曰〕云「別有意」者，正是所感。五首皆同。恐人認作爲惜花起見，故與點明。

〔四〕〔魏本引韓醇曰〕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

時乞取兩三枝。折枝爲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補釋〕元微之於元和四年爲

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五年三月西歸，見微之集元和五年余官不了罰俸西歸三月六日至陝府詩自

述。

【集說】

汪琬曰：以辛夷起，以辛夷結，中間歷敘所感，夷猶駘宕。與前四首神理自別。

同竇^{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二)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三)。還隨躡躡騎^(三)，來訪馭風襟^(四)。院閉青霞入^(五)，松

高老鶴尋(六)。猶疑隱形坐(七)，敢起竊桃心(八)。

〔一〕此首見遺詩。

〔王本引考異〕方云：此詩得於五寶聯珠集。

公時任都官員外郎，同洛陽令寶

公、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王陽

盛曰〕容齋四筆云：唐五寶聯珠集載寶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

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云。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

聯珠中寶牟酬退之登岳陽樓一篇，顧獨遺此，何也？然則此首非方崧卿所取，何以有「方云」

耶？〔補釋〕四庫全書本舉正、宋刻單行本考異，俱不收此詩。

〔洪興祖韓子年譜〕公詩集中

不載是詩。以同尋師爲韻，亦古人分韻之例也。寶牟墓誌云：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

洛陽令。〔祭文云〕分宰河、洛，愧立並躬。尋劉尊師時，寶爲洛陽令，公爲郎官，其後乃分宰河、

洛也。

〔王元啓曰〕注家每以公五年所作詩文，概指爲令河南所作。獨韓醇謂五年冬始改河

南令。讀此，知是年春夏之交令河南者爲韋執中。又考薛戎誌，先公令河南者，尙有薛戎一

人。韓說必有依據，蓋可信也。

〔全唐詩小傳〕寶牟，字貽周，舉貞元進士第，歷佐從事，後爲

留守判官檢校尚書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改國子司業卒。有集十卷。今存詩二十一首。韋

執中，京兆人，河南縣令，歷泉州刺史。詩一首。

〔三〕

〔補釋〕陶潛桃花源記：「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也，遂與外人間

隔。」〔何焯義門讀書記〕發端得尋字神味。

〔三〕〔補釋〕風俗通義：「俗說孝明帝時，尙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焉耳。使尙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

〔四〕〔顧嗣立注〕莊子逍遙游篇：「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何焯義門讀書記〕但用「馭風」二字，卽已暗藏不遇矣。筆墨之妙至此。〔紀昀曰〕趁韻。

〔五〕〔補釋〕文選恨賦李善注：「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

〔六〕〔何焯義門讀書記〕二句含下隱形，又不寂寞。〔蔣抱玄曰〕清逸。

〔七〕廖本，王本作「隱」。朱本作「影」，非是。〔方世舉注〕神仙傳：「李仲甫能步訣隱形，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

〔八〕〔魏本讀東方朔雜事注引樊汝霖曰〕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曾三來偷吾此桃。」〔何焯義門讀書記〕結不遇，變化。桃字又與仙源暗應。

〔紀昀曰〕末二句尤鄙猥。

〔集說〕

蔣之翹曰：此詩爲退之所作，似確有證。但氣格與正集諸詩絕不相肖。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寶詩止三四佳，不及公遠甚。諱甚凡鄙。公此詩直當與沈、宋抗行也。

紀昀曰：通體平平，此蓋酬應之作，棄不存稿者。

王元啓曰：首敍劉師住處，頡聯言隨二令尋師，腹聯言不遇，落句乃從不遇生波。

附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尊師不遇得同字

寶 阜

仙客誠難訪，吾人豈易同。獨游應駐景，相顧且吟風。藥畹瓊枝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公？

附陪韓退之寶貽周同尋劉尊師不遇得師字

韋執中

早尙逍遙境，常懷汗漫期。星郎同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失我師。不知柯爛者，何處看圍碁？

送鄭十校理 并序 (二)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

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授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于東大學。今爲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相公倦台鼎(三)，分正新邑洛(三)。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四)。壽觴嘉節過(五)，歸騎春衫薄(六)。鳥嘒正交加(七)，楊花共紛泊(八)。交親誰不羨(九)，去去翔寥廓(一〇)。

(一)洛字〔舉正〕閣本、蜀本皆作「鄭十」。〔考異〕注「洛」上或有「得」字。祝本、魏本作「鄭涵」，

有「得」字。廖本、王本作「鄭十」，無「得」字。〔顧嗣立注〕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本名涵，以

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岑仲勉唐人行第錄〕鄭十辭，原名涵，餘慶子，舊一五八、

新一六五有傳。昌黎集二一送鄭十校理序，注文誤辭爲瀚。〔方世舉注〕公爲都官，元和四年

六月。詩中言爲春景，蓋五年作。

〔三〕相公，見卷一此日足可惜注。〔蔣抱玄注〕後漢書陳球傳：「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補釋〕

台鼎，古人往往用以稱三公或宰相，言其官位重要。

〔三〕〔舉正〕閣作「正」。〔考異〕「正」，或作「政」。祝本、魏本作「政」。廖本、王本作「正」。〔洪

興祖韓子年譜〕唐書宰相表：「永貞元年八月，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元和元年十一月，罷爲河南尹。」本傳云：「憲宗立，拜平章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

史云：「元年五月，爲太子賓客。九月，爲國子祭酒。十一月，爲河南尹。」河南志云：「二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舊史又云：「三年六月，爲東都留守。十月，爲吏部尚書。」表不載其爲賓客、祭酒，傳不載其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皆闕文也。〔魏本引孫汝聽曰〕書：「分正東郊成周。」

〔方世舉注〕書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四〕〔補釋〕文選魏都賦李善注：「風俗通曰：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方世舉注〕三輔黃圖：「天祿閣，藏典籍之所。」

〔五〕〔蔣抱玄注〕潘岳閒居賦：「壽觴舉，慈顏和。」

〔六〕〔祝本魏本注〕「衫」，一作「袍」。〔舉正〕杭作「春和」。蜀作「春衫」。此記時之語也。鄜以春半來歸春暮還，作「衫」非。〔補釋〕「春和薄」，不成語。作「衫」爲是。

〔七〕〔補釋〕左思蜀都賦：「哢吭清渠。」廣韻：「哢，鄜云鳥吟。」

〔八〕〔蔣抱玄注〕蜀都賦：「羽族紛泊。」

〔九〕〔舉正〕獨作「親交」。〔考異〕或作「交親」。祝本、魏本作「交親」。廖本、王本作「親交」。祝

本注曰：一作「親友」。〔何焯義門讀書記〕作「交親」爲是，指分司吏與留守從事也。

〔三〕去去，見卷一送僧澄觀注。〔方世舉注〕漢書司馬相如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

〔集說〕

蔣抱玄曰：溫柔敦厚，得詩之教。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二〕

長把種樹書〔三〕，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四〕。風雲入壯懷〔五〕，泉石別幽耳〔五〕。鉅鹿師欲老〔六〕，常山險猶恃〔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八〕，酒行可以起〔九〕。

〔一〕〔考異〕或注：「得起字」。〔顧嗣立注〕公撰石洪墓志：洪，字濬川。能力學行，不仕而退處東都

洛上十餘年。河陽節度烏重胤以幣走麾下，爲佐河陽軍。元和六年，詔徵拜京兆昭應尉，集賢

校理。明年六月卒。〔舊唐書〕：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

按：公集送石處士序：河陽軍節度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于從事之賢者。云云，意與此詩略